

文本间性的“创造性叛逆”——以《小小小小的火》为例

李雪松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2017年的扛鼎之作《小小小小的火》蕴意丰富,人物形象鲜明,主题多样,并且还和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之间有文本间性。既有垮掉一代作家代表凯鲁亚克笔下“在路上”的流浪模式,霍桑《红字》中的人物设置,还有《圣经》《简·爱》中的“火”的意象,甚至故事情节等。因而此小说文本形成了一个多维的互文空间。

关键词:伍琦诗;《小小小小的火》;文本间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8)21-0179-02

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在2014年推出享有盛誉的处女作《无声告白》之后,2017年又出重磅新作《小小小小的火》;作品一经问世,好评如潮,随即获得2017美国亚马逊年度小说殊荣,而后一口气拿下了27项年度图书大奖。细读作品,会发现这部小说的蕴意极其丰富,且具有与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文本间性。

“文本间性”也叫“互文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6年首次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后来经过巴特、热奈特等人的阐释和补充,“文本间性”不光是一个理论术语,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庞大、内涵丰富的理论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本间性即是指“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在文本《小小小小的火》中,多次出现其他文学文本的元素:女艺术家米娅流浪的生活方式,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达摩流浪者》等一致;人物设置乃至人名都来自《红字》;“火”的意象和作用与《圣经》《简·爱》相通;就连其中“二母夺子”的情节都指涉《旧约》中所罗门的故事。

1 “在路上”的叙述模式

米娅带着女儿珀尔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当她们流浪到了西克尔高地,决定安定下来,因而和房东一家有了交集。房东二儿子穆迪率先主动跑到出租屋去认识她们,只因为他无意听到母亲说米娅是艺术家。他对艺术家有着天然的好感和亲近念头。穆迪在学校经常被评为优等生,在家里是一个乖孩子,就连家里的“疯子”妹妹伊奇,他和她的关系也最好。但是他有一颗追求浪漫和音乐的心,骨子里“不喜欢循规蹈矩,梦想着离开学校,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四处漫游——在旅途中写歌(凯鲁亚克是写诗的)”。逛旧书店时,他淘到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穆迪渴求浪漫,渴望像凯鲁亚克那样自由地四处游历,追寻生活的诗意。米娅刚好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生活模式,因而他才首先被吸引到米娅母女身边。

众所周知,凯鲁亚克是二战后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之一即小说《在路上》。这部作品描写了一群青年,为了追求自由和梦想,展示自己的个性,毫无目的地、不停地行走,一直流浪在路上。他们解构了传统的高尚的理想,还生活以平庸甚至堕落:狂饮、滥交、吸毒等,以此来反叛传统和主流文化。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有些颓废,而实际上流浪生活

的真正意义在于精神和理想上的探索,而非简单的生活上的放纵。流浪的生活模式是载体,承载着思想灵魂的自由探寻与创新。

米娅完全继承了这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她开着十五年前从弟弟手里接过来的破旧的“兔子”汽车,带着女儿东奔西走,过着极简的缺衣少食的动荡生活。作者通过穆迪,了解到了米娅流浪生活的细节:“一路上只带两只盘子、两个杯子、几件不成套的餐具和一包换洗衣服,当然还有米娅的相机……有时她们会一连开上几天甚至几周的车,直到米娅觉得到了合适的地方才会停下来。”然后就租下最便宜的公寓,捡来废弃物布置住所。她找一份不与人打交道的足够支撑母女俩极简生活的工作谋生,其他时间就专心摄影艺术创作。这就是米娅长年累月坚持的存在方式,而这也是很多理性的人所诟病的,正如里查德森太太最后撵走米娅时所认为的“真是可悲的生活”“拥有得如此之少”“像个流浪者一样生活”。

有学者把文本间性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积极文本间性是指当文本间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米娅的生活模式和《在路上》的人物虽然一致,但确实出现创造性的叛逆,因而并不雷同。《在路上》的流浪生活方式指涉时代大背景,是垮掉一代的共性,并且在路上所追求的梦想与目的并不明确。米娅是新时代的个体流浪者,追寻的目标很明确:短暂行程,寻找艺术灵感,进行创作,完成作品,随后灵感消失,便要启程,继续行走,直到下一站,再激发灵感,进行下一个项目的创作。这样周而复始,一路流浪,其实质是在追寻不同的多样的生活形态,积累自己唯一热爱的艺术创新的生活素材。多变的生活经历,激发她更多的创作灵感。当然,更是一路在探寻她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存在的方式。

2 与《红字》的文本间性

小说人物米娅热爱艺术,求学期间哪怕困难重重,也会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而继续学业。在读了一年艺术学校后,由于学校不再提供奖学金,她面临辍学的困境。为了此生唯一的至爱——摄影艺术,她迫不得已选择了一个出卖自己子宫的挣钱方式——代孕。后来在她最爱的弟弟因车祸去世后,在父母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孩子之后,她醒悟过来,于是违背合同,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悄悄离开。当然,从此,为了谋生,为了养育这个孩子,她要更加辛苦工作。

在给女儿取名字时,她想了很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她

收稿日期:2018-07-15 修回日期:2018-07-26

作者简介:李雪松(1976—),女,四川省宣汉县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

栏目责任编辑:王力

中外文学文化研究 179

想到了《红字》,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出现在脑子里:珀尔(Pearl)”。为什么米娅认为这个名字比其他名字更合适非要取相同的名字呢?从孩子来源的角度看,一个是通奸的产物,另一个却是未婚先孕并且违背正常情感的商品;两个孩子都是母亲犯错甚至是“罪孽”的附带物。在一个极度排斥她们的世界里,她们要养育自己的孩子就格外艰辛,都必须要以辛苦的劳作和超乎常人的付出作为救赎自己的前提。而从孩子本身来说,她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是送给两位母亲最好的礼物。不管是《红字》中海斯特·白兰的女儿,还是米娅的女儿,两个珀尔正如两颗“珍珠”,那么洁白无瑕,来之不易,也是无价之宝。母爱使白兰不再关注红字A,反而将之绣得更精美;对女儿的爱使米娅不怕旅途的任何艰辛和工作的繁杂,甚至放弃再次求学的机会。因为女儿是她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唯有母亲充满了爱,才把女儿养得纯真而美好,可爱而聪明。反之,女儿也让母亲蜕变,成长,变成更好的自己。

海斯特是一个早期的开拓者。她放弃了欧洲的舒适生活,独自来到新大陆,探索一种未知的可能性。虽然经历各种磨难,她却始终都在坚持探寻自己真正的梦想和生活。米娅就是另一个晚出生两三百年的海斯特,她也一直在开拓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生活,并且也如海斯特那样能干、睿智。不过,米娅身上还散发着圣母玛利亚的光辉:不仅摄影大师波琳镜头下的她和女儿成为作品《圣母子一号》的主角;她还单纯真诚地帮助中国姑娘贝比去要回自己的孩子,只因她认为母亲天生就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正是她的仗义行为,妨碍了房东太太闺蜜正常收养孩子,才导致她利用自己是记者的职业便利,开始调查米娅,重挖米娅过去的痛苦。尽管最后米娅被赶走,但她的探索精神唤醒了伊奇、贝比等众多人物的心灵。

作品中除了小孩名字、母亲形象设置等和《红字》相指涉,就连次要人物——米娅的老师——著名摄影家波琳·霍桑(Pauline Hawthorne)的名字都和《红字》作者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同姓。在具有明显的文本间性的情况下,这不能算是一种巧合。作家霍桑创造出海斯特和珠儿,摄影大师霍桑不仅发现米娅这个艺术天才,还不吝言辞地鼓励夸奖米娅,甚至在她临终前竭尽所能地帮她。可以这样说,若没有霍桑,米娅的艺术之路将无法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摄影大师霍桑创造出了艺术奇才米娅。小说作者伍琦诗在用各种形式向经典作品《红字》靠拢,当然不是消极的照搬,而是从内涵深度上向前辈大师霍桑致敬。

3 与《圣经》《简·爱》的文本间性

《小小的火》中有一重要意象不断重复出现十余次,那就是“火”。一开篇就是熊熊大火,将西克尔高地地理性安稳生活的代表——里查德森家烧得干干净净。随后,作品中又多次出现“火苗”“火焰”等词语,反复强调“火”这一意象。不过,这些关于“火”的词语,并不是指真正的实际上的火,而是取其抽象意义,具有象征的作用。

米娅、麦卡洛太太、莱克西等怀孕后,都将自己孕下的小生命看作是小火苗。麦卡洛太太先后怀了七个孩子,不幸全都流产,以致她痛苦极了,觉得“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就像脆弱的小火苗,燃起之后,总是逃脱不了熄灭的命运。”火除了象征生命力,还象征惩罚与救赎。小女儿伊奇在得知家里所有人的所作所为后,对他们极度失望,尤其是母亲,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她想起米娅所说的道理:在废土上重新开始,就像草原上的星星之火,把旧的烧干净,新的东西才会生长出来。因而她点上了小火苗,首先从姐姐的床上烧起,因为姐姐的自私是导致米娅母

女被赶走的直接原因。这把火烧毁了房子,也是对房子里每个人的惩罚。大火把一切烧成废墟,对这一家人也进行了火洗,使得他们能重新开始。尤其是里查德森太太,大火对她的洗礼作用尤为明显。小说结尾,她会自己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伊奇,会在人群中仔细寻找人们脸上那久违了的小火苗。通过火灾,她意识到了她曾经遗失掉的自我追寻被小女儿继承并且实践,更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的狭隘和苛刻,从而有所醒悟和行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火既标志着罪与恶,同时也可以让一切变得纯洁。而《圣经》中多次出现的“火”意象也基本体现了惩罚与救赎这两种功能。从“火”这一意象角度,《小小的火》和《圣经》之间有着文本间性。

伊奇被认为是异类、疯子,只因她与周围规则束缚下的人不同。邻居都认为她“本来就有点疯癫”。在火灾现场,哥哥姐姐一致认为是伊奇所为。在他们心中,伊奇是“害群之马”“里查德森家的异数”;哥哥直言不讳“她真是个疯子”“她脑子一直不正常”“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一辈子”……这个大家眼中的“疯子”最后火烧自家房屋,自己也挣脱束缚,离家出走,追寻米娅而去。这把火也让家人特别是妈妈从束缚中苏醒。这好比《简·爱》中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被隔离,被失语,然后一把火烧掉整个桑菲尔德庄园,使每个人都得到解脱。

中国女孩贝比因为贫穷,无可奈何之下遗弃了自己的女儿。后来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后,通过米娅的帮助,她打官司和麦卡洛夫妇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争夺孩子”的故事情节在《旧约》里有记载:所罗门王判案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在对待孩子的归属问题方面,法官一直无法决断,他“越是反复考虑,越是拿不定主意,他突然对曾经解决两名妇女抢夺孩子纠纷的所罗门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所罗门把孩子判给了亲生母亲。然而经过慎重考虑的法官却把孩子判给了正在办领养手续的白人养父母,因为她们除了爱孩子,更能给孩子提供优渥的成长环境。判决结果和《圣经》故事南辕北辙,但故事情节却是相同的,其中的文本间性显而易见。

总之,小说《小小的火》和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文本间性。虽然有相似的叙述模式、意象、人物设置、故事情节等,但是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通过这样的创造性叛逆,从而让作品既和经典作品有时关联,更重要的是又有自己的独创特点。

参考文献:

- [1] 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947.
- [2] 李玉平. 互文性新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15,112.
- [3](美)伍琦诗. 孙璐. 小小的火[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4] 肖明翰. 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与《在路上》的意义[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5](法)加斯东·巴什拉. 杜小真, 顾嘉琛. 火的精神分析[M]. 长沙:岳麓书社, 2005.
- [6](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黄蓓.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J]. 当代修辞学, 2013(5).
- [7] 程锡麟. 互文性理论概述[J]. 外国文学,1996(1):74-75.

【通联编辑:王力】